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一切我做主」誤己誤人

香港自從發生了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事件之後，一部分年輕人的道德水平大幅下滑。朱琪教授在捍衛「傳統性道德」時，一再提及「我的生命，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我的一切我做主！」的流行論調。類似的思潮已經成為香港許多積極參與「非法佔中」年輕人的新鮮「座右銘」！

例如每當香港遇上惡劣天氣，還會有一班「亡命之徒」跑去登山涉水，既是「行不得也哥哥」，便報警召喚消防及民安隊等人員救援。消防員叔叔少不免勸說，以後不要再在惡劣天氣環境之下還進行高危戶外活動。這時，慣了「違法達義」的少年便說：「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甚至會再加一句：「你們支了薪水，有責任來救援！」這些人的自私行徑，會連累公職人員冒險，是「不健康，有違道德，並損害個人、家庭和社會。」

朱老師指出：「我的生命，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我的一切我做主！」的說法用在性教育時，不僅教唆和蠱惑年輕人放縱人慾，還在鼓吹和煽動「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當大家都把個人的想法無限放大，連自己的身體和生命也不愛惜，還可以指望這些人有忠於職守和孝敬父母的觀念嗎？於是我們見證了積極參加「非法佔中」的年輕人殺人放火、強姦非禮、擄人勒索，甚至弒父弒母了！

我在二十年前的舊作中，引用了美國家庭研究議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聲明：「（男性）同性性行為是不健康，有違道德，並損害個人、家庭和社會。」兩個男人產生了父子間、兄弟間、好友間的親密感情完全沒有問題，可是模仿兩夫妻的肉體親熱就可以很危險！可惜今時今日香港許多醫生都不敢捍衛自己的醫學專業！

朱老師曾經解釋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流行男女間禁慾的深層原因，現時一般鼓吹性濫交的言論常會狠批那是壓迫人性，實情是當時梅毒是絕症，一旦染上就無生路，所以愛惜生命的人寧願少搞婚外性行為，還是「從一而終」比較保險！現時大中華地區的愛滋發病率有上升趨勢，相比起其他發達國家愛滋患者日減大不相同，而且不少人還似不怕致命絕症愛滋病呢！

性濫交、男男性交只不過是芸芸不健康生活方式之一，還有暴飲暴食誘發心臟病、中風、糖尿病、腎病、肝病等都市病，再有濫用藥物（以前叫吸毒，近年有大學的社會科學教師鼓吹改稱為「娛樂性用藥」）引致長期病患等等，都會消耗有限的公共醫療資源。可是有病總得要醫，如果我們當中有很多人認為過不健康的生活是基本人權，最後都會影響緊絀醫療開支的公平分配。

我們廣府話俗語有云：「生時害朋友，死後累街坊。」凡是狂言「我的生命、身體、一切我做主」者，正正是這種人！朱老師的金石良言豈可輕忽？

（憶朱琪教授・下・完）

■二零零零年朱琪、潘國森於海南島留影。 作者提供

思旋天地 思旋

大俠永別了

世界馳名的「大俠」查良鏞，以金庸為筆名寫作武俠小說，屢經改編為影視劇集，成就了不知多少男女巨星。打從上世紀50年代至今，在華人世界當中的盛名歷久不衰。可惜，查良鏞先生在上月底去世了，離開了他的讀者。在華文報紙鋪天蓋地介紹金庸及一些悼念文章，談及膾炙人口的金庸系列影視劇集，勾起了影迷很多回憶。

其實查良鏞的武俠小說中，最受讀者愛戴的是他的大俠俠義精神。查先生在政界及文學界都有相當的成就，他曾創辦香港著名報紙《明報》，愛好文學的芬姐，是查良鏞的忠實讀者，當年她幾乎天天都拜讀《明報》的社論，據芬姐回憶，當年曾有緣與查先生見面，在中環某咖啡室見到他的偶像在寫文章。當年的寫作人，很喜歡在咖啡室邊嘆咖啡邊寫稿。

查良鏞更令人佩服的是他的愛國愛港正義精神，他曾任基本法草委會，為香港回歸祖國作了很大貢獻。在上世紀他曾接受某電視台訪問時明言，個人願望是希望終老在他美麗的故鄉浙江，而最後這位大俠是終老在他的第二故鄉——香港。

金庸小說中描寫男女情愛，有讀者認為稍欠精彩，然而在芬姐眼中，這位大俠在現實生活中的愛情故事十分曲折，他的三段婚姻是其一，而最吸引人的是他對著名影星夏夢的暗戀。夏夢是茅台與麻將高手，芬姐笑言若大俠亦是同道中人的話，這段故事結局或當別論。而今大俠與美人在另一世界相見，對於愛護他們的讀者及影迷而言，永遠懷念他們的偶像。

在彈丸之地的香港，出現兩位非常著名的大俠，一位是英年早逝的武打巨星李小龍，另一位是高壽離世的大俠查良鏞。期望當局能隆重建立紀念館，以表彰他倆的成就。

很不幸，同在十月，在香港創立光大集團的王光英百歲老人辭世了。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王光英，在80年代初期來港，創立光大集團。芬姐曾記得當年王光英偕夫人雙雙對對，熱烈周旋於香港上流社會，一點也沒有共產主義的作風，很快便融入了香港資本社會。雖然當年創業路風雨兼程，不過在努力堅持下，光大集團成功在香港面世，直至今天，發揚光大。遺憾的是王光英的離世，在香港的報道不多，可能是年代的關係，現代人對他認識不深。

其實，香港有今天，紅色資本家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對香港繁榮穩定貢獻良多。芬姐與王光英伉儷是老朋友，而今王光英老先生離開了我們，我們永遠懷念他！

大地遊走 張幫俊

單身也快樂

11月11日，又一年的「光棍節」到了。而我早已告別單身多年，在婚姻的圍城裡打拚着。見有大齡同事，忙着張羅慶祝「光棍節」各項活動，不禁讓我想起我曾經的單身生活。

那時，剛參加工作，「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自由自在享受着單身時光。因為一個人，沒有太多的牽掛，我可以早上睡到太陽曬屁股才起床，而不會有人來吵，不會有人在耳邊嘮叨。不用像現在很早就要起來，買菜，做早餐，哄女兒吃早飯，然後送她上幼兒園。一個人，吃飯最好對付了。沒事，就回老爸那裡蹭飯吃，要麼就在單位隨便弄些吃的，那時，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麵了。以至，現在我一聞那味，就想吐。

沒有人約束，我可以和狐朋狗友一起看球賽。弄些熟菜，幾瓶啤酒，開懷暢飲，一醉方休，為精彩的進球而大聲歡呼，不必擔心吵着女兒睡覺。

可以，和死黨去唱卡拉OK，一首接一首。經常喜歡唱《你把我的女人帶走》、《單身情歌》，唱得別人用詫異的眼神望着我，以為我失戀了。其實，我根本還沒戀愛。

雖然一個人是快樂的，但快樂中也有些寂寞。於是，就想找個人談一場浪漫的戀愛。可暗戀的女孩子，對我不來電。只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靜靜地吟唱《真的愛你》。而一直對我非常好的女孩子，我卻不感冒，直到有一天，她披着白色的婚妙，駕着五彩祥雲，被人娶走時，心裡，突然有種莫名的傷感！原來，在我的心中，一直有她的位置。我以為我不會哭，但卻控制不住情感，讓眼淚流了下來。反覆聽着她送我的這盤《其實你不懂我的心》CD。終於，明白，有些東西，錯過了，就永遠錯過了。

幾年後，我也邁入老光棍的行列。父親託人說媒給我介紹女孩子。相親幾回，遇上的女孩子都不錯，可最終還是有緣無分。因為，《愛一個人好難》。我心裡還有那個女孩子的影子。直到，見到她有了孩子，生活得很幸福時，我的心扉才徹底打開，能夠接納新的一段感情。

如今，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一個可愛的女兒。我挺知足的。每次，回想單身的那段時光，仍讓我十分感觸。如果，沒有那次失戀，我就不會珍惜愛我的人。雖然常想念單身生活的自由自在，但現在的日子更好，有《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有一個溫暖的家。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幸福交換

在一舊友聚會，大夥兒回憶往事敘說現況熱熱鬧鬧的。可是當中一人聽了別人的際遇，竟不停抱怨對命運的不滿：「如果不是生了三個子女，我就可以像你們那樣擁有幾個單位，每年去旅行幾趟！」「如果不是嫁了個窮老公，我就不用外出工作捱得那麼辛苦！」「如果我是個男人，就可以全程投入事業，今日的成就肯定好得多！」「如果……」

她的如果和嘮叨，逐漸令聚會氣氛顯得有點窒息。有一人終於忍受不了說：「妳羨慕我有錢投資物業，因為我無兒無女無須養育下一代，不如和妳交換，給妳三個單位妳三個兒女全歸我，如何？」朋友想不到有此一問，一時間呆住了，之後是一臉尷尬，看着對方的認真表情，輕聲說：「我還是寧可窮一點，要回三個孩子。」

有人看到這形勢，接力發功：「有個丈夫在身邊是苦啊，寧可像我般離婚，連個窮老公都沒有，整個家獨力撐？」另一人竟接口說：「還是像我般獨身一人，經常自由自在孤單去旅行？」其後一人一句問：「和妳對調角色我做女時你做男，要什麼條件？」「和你互換丈夫吧！」「對換妳的職位如何？」「要妳的一張臉孔換我的，要補貼多少錢？」大家看似嘻皮笑臉鬧着玩，其實友人心裡是明白的。當然她最後什麼也不願換，也不再抱怨了。

其實這位朋友的心態至是平常，我們也常看到別人好、遺憾自己所欠缺，忘了感恩或欣賞自己擁有的。我就從這次聚會中學會「以物易物交換自問」，作為平衡欠缺心理的方法。深知自己為所擁有而犧牲了其他，為養育子女付出了但千金不換；要照顧年老父母但千金不換他們的長壽；做家務捱生計但千金不換家庭樂。

當羨慕別人擁有的東西時，不妨問問自己願意犧牲手上哪些東西去交換，當你什麼也捨不了時，便明白原來自己已得到最珍貴的了。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孩子，你快樂嗎？

提筆之日，一個五歲的小孩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原因是網上流出了一份以他的名義寫就的「超級簡歷」。

該份「超級簡歷」是投給上海某家私立小學的，簡歷的主人——那個五歲的小朋友，正面臨幼兒園畢業升小學擇校。簡歷通篇採用第一人稱，嗲聲嗲氣地講述着自己的成就和優勢。而之所以說是「超級簡歷」，第一是因為視覺上的高大上——只見這份PPT，主題明確、佈局清晰、素材豐富、排版時髦、技巧嫻熟，讓每個看客都暗暗思忖自己能不能做出這個水平，一個詞概括：專業。這個「專業」，套在五歲孩子的人設下，很難不吸睛。

儘管人人都知道PPT不可能是他自己做的，但只要想想「連五歲的孩子都要有這種水平的PPT簡歷了」，就難免讓人驚嘆。

第二是因為內容。細看內容，瞠目結舌：先騷「復（復旦）二代」、父母均為外企高管的家庭背景；再騷「幼兒園年度表演主持人」、「打針從不哭」、「從一歲半起摔倒自己爬起來」等等的經歷和品質；再騷超過1,000本的中英文書閱讀量；接着騷旅行足跡地圖；然後騷「文史、藝術、數理、運動」方面的特長；再然後是家長每日的「有效陪伴時間」、老師的評語；最後附上2018年截至9月30日的超過400本英文書單……而關鍵的地方來了，您以為「瞠目結舌」是因為他的實力很牛嗎？並不是，據群眾們反應，至少在今日之北上廣，這個孩子的實力實屬「平平」，而「瞠目結舌」是在慨嘆他的父母為這「實力平平又想上好學校」而殫精竭慮做出的各種——包括這份看上去高大上簡歷的努力。

早上簡歷流出，晚上一篇如柯南一般的「破案帖」就已經瘋狂轉發了。柯南帖主近乎冷酷地憑借簡歷中的若干信息結合上海實際情況進行推理分析，勾勒出了這個孩子的「家庭畫像」：父母為滬漂、居住地段差、經濟實力並不強、祖上無權無勢，孩子看似花里胡哨的簡歷，細比較其實都是「大路貨」，並沒有「金貴」的技能和「強悍」的實力。在柯南帖主的「解讀」下，「超級簡歷」從吃瓜群眾眼裡的超級神童變成了拚盡全力也要利用有限資源保住下一代階級不掉下去的中產焦慮。

而柯南並不止一位。事實上，凡是養娃的、上海的，基本都是「了解市場行情」的「真相帝」。而沒娃的、不了解情況的，看到1,000本的中英文書閱讀量，也驚恐連連。於是，簡歷流出後，反感的人遠比喜愛的人多，有娃的看不上「奮力包裝往上爬」，沒娃的驚嘆「現如今養娃真難」。也於是，網上不停地出現孩子和家長的人肉爆料，包括姓名、職業、所在公司、幼兒園等等。更爆出此簡歷PPT實際為孩子母親逼實習生捉刀並一遍遍不停修改而成的，而實習生因不勝其煩才把簡歷流出的消息。

在口誅筆伐的洋洋討論中，小狸拉了半天菜單才看到一個簡短的觀點：「孩子快樂嗎？」之後短短五個字又飛快地淹沒在破案帖和「不服氣」的情緒發洩裡。而小狸覺得，這五個字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式家長的階級焦慮裡，能不能問一句：孩子，你快樂嗎？

百家廊 山林

老年節，講故事

2012年12月28日，《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法律明確規定每年的重陽節為「老年節」。自此，農曆九月初九這天，各地敬老、愛老、尊老的活動熱火朝天地舉辦起來。

愛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國人的良好素質和傳統美德。去年重陽節，我們單位組織員工去本市敬老院送溫暖，我和幾個同事踴躍報了名。領導讓我們準備幾個哄老人開心的節目，講笑話、猜謎語、唱歌、或者講故事都可以。我根據發生在我們村裡的真人真事，整理了一篇《鳳婆婆再嫁》：鳳婆婆的老伴去世半年了，好心的鄉鄰勸她再嫁，也省得獨生子在城裡擔心她一個人過日子諸多不便。鳳婆婆要強，放出話來，要找個城市的老伴，度完餘生。這消息一下子活躍了半個村莊。那幾天，鳳婆婆家裡煞是熱鬧。

那時候，大老劉還是個鰥夫，早年間和鳳婆婆一個生產隊，算是彼此了解的老相識了。鳳婆婆喪偶那年，曾有好心人撮合大老劉和鳳婆婆。可惜鳳婆婆的兒子堅決不同意，說，親爹屍骨未寒，親娘宜等三年。大老劉可等不了三年。眼見鳳婆婆不能成為準新娘，他託人做媒，娶了鄰村一個寡婦為妻。其實，鳳婆婆當時心裡十分鍾意大老劉，以為他會等自己守滿三年。沒想到她看走了眼，大老劉很快就夫妻雙雙把家還了。鳳婆婆心裡很不舒服。她想，看着吧，我再嫁人一定找個比你大老劉強十倍的。大老劉也是流年不利，新婆娘過門兩年多，一場大病，又亡故了。

算算日子，鳳婆婆喪夫也快三年了，可以嫁人了。有一天，大老劉鼓足勇氣來到鳳婆婆家門口。鳳婆婆正在院子裡摘絲瓜，回頭一看，籬笆牆外，大老劉正殷殷相望。她大聲說：「大老劉，聽說你又倒出空來了？怎麼不趕緊再續弦啊？一個人多難受！」大老劉知道鳳婆婆心裡有氣，陪着笑推開柵欄門：「阿鳳啊，當初是你兒子從中阻撓，不是我不娶你啊！」鳳婆婆「哼」了一聲：「我兒子自有他的道理，他不想讓他親娘跟你去受窮哩！」大老劉試探着問：「你就要守滿三年了，這回你兒子可沒話說了吧？不如，咱們……」鳳婆婆打斷了他的話：「咱們不般配！你就別說了。」大老劉討了個沒趣，回家的路上碰上熟人，為了洩憤，說了幾句鳳婆婆不知天高地厚的風涼話。

在村裡，閒話傳得比閃電都快。鳳婆婆很快知道大老劉說了腌臜她的話。她也不惱，公開說：「大老劉算什麼，我要嫁就嫁到城裡去，找個老幹部，吃香的喝辣的！」人們問：「鳳婆婆，您六十多歲了，嫁到城裡去伺候老幹部，那不就是去當老媽子麼？」鳳婆婆臉不紅心不跳：「你們等着看吧，我不但不當老媽子，將來那個老幹部還得伺候我哩！」眾人大笑，都沒當真。

誰也沒想到，鳳婆婆真就嫁到城裡去了。鳳婆婆念過幾年書，愛看報紙。那天，她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徵婚啟事，本市一位七十歲的老教授要徵婚。鳳婆婆抱着試試看的態度打了個電話。人家問她，農村人麼？鳳婆婆說是。人家又問，幾個孩子？鳳婆婆說，獨子在城裡已經成家立業。人家又問，為什麼要找個城裡人？鳳婆婆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硬道理。老教授笑了，說我去你家看看。鳳婆婆說，到了我們村，唯一的籬笆牆就是我的家。鳳婆婆放下電話，心裡納悶，真有這樣的人？

鳳婆婆家裡那一架絲瓜秧，長勢喜人，碩果纍纍。實在吃不完，她就想到集上去賣掉。既然去賣，就多摘嫩的，嫩絲瓜好賣。這天，鳳婆婆挎了一籃子絲瓜，來到集市上叫賣。一個戴眼鏡的老頭看着她的絲瓜大惑不解，問：「這麼嫩的絲瓜你怎麼捨得摘掉？」鳳婆婆說：「老牛都喜歡吃嫩草哩，何況人？我要是等到絲瓜成了老瓤子再賣，那買主除非是為了刷碗。」老頭笑了：「你這老婆婆挺有趣的，你這一籃子絲瓜我都要了。」

老頭把錢點給鳳婆婆，鳳婆婆要走。老頭說：「看你是個厚道人，幫我引個路吧，你們這村裡有個鳳婆婆嗎？對了，她家是籬笆牆。據說是你們村裡如今保留下來的，唯一的籬笆牆。」鳳婆婆一下子木在那裡了。糟了，老教授真來找她了。她定定神，紅着臉說：「鄙人就是鳳婆婆。」老教授樂了，說：「走，鄙人同志，咱回家，咱回家！」路上碰上大老劉，大老劉氣得眼珠子都快蹦出來了。回到家，立刻有幾個好事的鄰居湧上來了。鳳婆婆不知怎麼介紹老教授，杵在那裡尷尬了半天。老教授倒是非常敞亮，說，初次來寶地，沒有帶禮物，這樣吧，我帶着紅包呢，給帶孩子的鄉親們包個紅包。這下鳳婆婆可風光了，整個村裡都轟動啦！

鳳婆婆出嫁的時候，老教授說：「你別擔心，去了，咱僱個保母伺候咱，不會讓你做老媽子的。」鳳婆婆幸福地過上了城裡生活。每天和老教授賦詩作畫，情深意重。又過了幾年，老教授得了重病，需要很多錢來做手術。老教授心疼錢，想放棄治療。他不想把家底花光了，萬一人財兩空，沒有收入的鳳婆婆日子怕就不好過了。鳳婆婆卻說：「你不用怕花錢，我回家取銀子去。」老教授以為鳳婆婆急瘋了，對他的孩子們說：「我走了以後，要好好對待你們後媽。」鳳婆婆回了老家一趟，兒子開車把她送回來了。鳳婆婆帶回來的，竟然是十幾萬元現金。鳳婆婆說，她把家裡的房子賣了，再加上兒子這些年給她的錢……

當我繪聲繪色講完了這個溫馨故事，有位七十多歲的老大爺風趣地說：「要是能碰上鳳婆婆這樣知書達理的，俺也離開敬老院，娶回家過日子去！」這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昨日紀 陶然

小妹簡媜

早就聽聞大名，她的散文作品風靡一時，我是她的讀者。她的名聲愈來愈響，當年《聯合報》受委託，舉辦「台灣文學經典三十」的時候，她以散文集《女兒紅》被選為三十之一，是當年獲選者當中最年輕的一位作家。

雖久仰其大名，但我一直到了1993年11月，才有機會初識她。那時她隨台灣《聯合報》作家尋根團，我們在福州見面。當時一群人，也都只是禮貌性會見，相信她不會有什麼印象。大有相忘於江湖的意思，雖然我還是她的忠實粉絲。

後來，我主編《香港文學》，由於約稿的需要，才跟她有些接觸。2003年8月，我帶團訪台北，抽空打電話，本意是問好；不料她竟在次日上午趕到西門町酒店看我，叫我銘感於她的關照。我們在樓下大堂聊了一會天，接着她又陪我去西門町一家麥當勞，幫我買早餐，她卻什麼也沒吃，說是吃飽了。後來她又匆匆走了，好像要趕着接補習的小兒。可是，一轉眼，當年的孩子，如今已經是大學畢業了。歲月呀！

2012年2月，我再去台北，陳義芝陪我去木柵看簡媜，約定車子開到某個路口接她。記得義芝把車子停靠路邊，只見戴着帽子的簡媜急步向車子走過來。我們寒暄，但早已忘了都說了些什麼，只記得她好像說了一句，頭髮都白了。但是大家都開心，連義芝，雖同在台北，也同在文學圈內，但平時各忙各的，輕易也難得一見。

後來，她出了一本散文集，《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那是她寫給銀髮族的集子，其內容令人慨嘆不已。後來，她又再推出另一本「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我為你灑下月光》。她在自述中說道：「自悟：身為作家只能葬在白紙黑字裡，除此之外沒有第二個江湖，故願繼續長途跋涉，獨自一人，走到行興自消之處，寫到江郎才盡之時。若能如此，一生自在圓滿。」

由此可見她對文學的鍾情與志向，獨自努力，不屑於結黨營私。在台灣文壇，她是以一支筆獨闖天下，一鳴驚人，而且持續不斷，佳作接連不斷。提起簡媜，文學界恐怕不知者幾希矣！

前兩年，我再度去台北，住在王朝大酒店，她聞訊趕來，但匆匆忙忙地，我們只在酒店大堂咖啡座坐了一會，喝了咖啡，聊了一會天，她留下台北故宮小紀念品，便辭別了。

前年夏天，她隨出版社來香港參加書展，說好時間，我去灣仔皇悅酒店看她，本來想和她午餐，可是她已有約，下午還有個書展上的講座。她請我喝咖啡，便匆匆告別。我明白那三天她都很忙，也就沒敢再打擾。

簡媜雖然名聲大，但不是所有的著作都運到香港書店，我也就靦顏向她索要，而她也有求必應。記得施友朋曾評過簡媜的散文，我在所主編的《香港文學》推出，反響頗佳。她稱我「大哥」，我稱她「小妹」，雖然都已上了年紀，但在我心目中，她還是當年剛出道時的青春模樣，而且筆力愈顯厚實老到，叫我自愧大大不如。

說到底，她究竟就是散文大家簡媜。